

海南经典
民谣

1950年以后，海南岛上不断诞生黎族“新民歌”，如《叫侬唱歌侬就唱》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《五指山上五条河》等，都是人们耳熟能详、朗朗上口的曲目，它们在传承黎族民歌传统经典曲韵的同时，也反映了黎族人民对新生活的赞美，王坏大、谢文经等黎族歌手或黎族歌曲音乐人，也深深地烙在音乐爱好者的记忆深处。

黎族「新民歌」传唱四方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



王坏大(右)和谢文经(中)在一起。



2014年首届海南方言歌曲演唱大赛上的黎族演唱节目。

“叫侬唱歌侬就唱……”站在一片喝彩声中，久负“黎族歌后”盛名的王坏大眉眼之间荡起一缕秋波，百灵鸟一般清甜的嗓音便流淌出新社会、新生活带来的无尽欢欣，“要唱什么歌？依要唱，社会主义好；依要唱，共产党的领导好；依要唱，毛主席的恩情长……”

这是1959年3月，王坏大代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什运村的妇女姐妹，赴县城参加全县妇女大会时，演唱《叫侬唱歌侬就唱》的场景。

海南岛解放初期，类似的黎族“新民歌”不断涌现，传承着黎族民歌的老经典，也歌颂了黎族人民的新生活。

叫侬唱歌侬就唱

可以说，那首新编的《叫侬唱歌侬就唱》是王坏大带给海南黎族民歌的惊喜与新生。

在去县城前，什运村的妇女主任曾提醒她，“你是黎族的著名歌手，到了会上大家肯定会叫你唱歌。今时不同往日，你不能再唱那些老腔调，要准备几首新歌献给大家。”

王坏大没有应声，但心里早已有了打算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有幸目睹那一幕的人们仍然记得，会场上霎时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心都随着那曲打破常规的赞歌飘向了遥远的北京。

原来，旧社会黎族人民生活贫困，只有民歌属于自己，无论红白喜事、喜怒哀乐都用歌声来传情达意。虽然目不识丁，但极有天赋的王坏大9岁即能歌唱，13岁便名扬黎寨，熟识的黎族民歌歌调多达30余种，种种顺手拈来。

“王坏大虽然出类拔萃，可并不形单影只。当时，几乎每个黎村都有一批能歌善舞的阿哥、阿妹，应该说，歌唱就是黎族人民的一种交流方式。但是，要说黎族新民歌创作和演唱，她是当之无愧的‘第一人’。”深受王坏大影响，走上少数民族民歌采撷、创作道路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何丕杰说，彼时，黎族民歌多以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、情感倾诉为主题。以解放后的新社会、新生活为主题创作和演唱黎族民歌，王坏大确是那个“吃螃蟹的人”。

海南省舞蹈家协会原副主席吴名辉这样评价王坏大：“她不但能缘事而发，娴熟地依曲填词，还能将不合节拍、不合韵律的长短句巧妙地安上衬词衬字、双声叠韵等方法配曲而唱，已然超越了传统黎族民歌单一既定的表达方式。”

据悉，早在1953年，海榆中线修筑开通之际，曾日日目睹解放军为农民开山铺路的她，就触景生情创作了一首《解放大军真是好》，号召黎族民众去歌颂那群“最可爱的人”。

许是词曲发自肺腑，王坏大新编的《叫侬唱歌侬就唱》博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，从此在黎族地区口口相传，“每逢集会必然有人演唱”。尤其在1960年，此曲被原海南歌舞团搬上舞台之后，更是广为人知，堪称上个世纪的海南经典民歌之一。

久久不见久久见

同为什运村人，何丕杰与王坏大颇为熟识。可以说，是从小听着她的民歌和故事长大。他记得，王坏大的名声渐起之时，就开始有各地文化馆邀她去当民歌老师，教授当地青年创作和演唱。

尽管数十年来，能唤王坏大一声“老师”的人已是数不胜数，但称得上“用一辈子跟她学唱歌”的不过寥寥数人，其中，又以被誉为海南本土音乐泰斗的谢文经最为专注。

“谢老其实是临高人，在他不懂得黎族方言，而临高有哩哩美渔歌这样优美的本土音乐的情况下，仍然甘愿一生追随王坏大，以海南黎族民歌的收集、整理和创作为己任，实在难能可贵。”何丕杰告诉记者，谢文经与王坏大年龄差距不大，却终生尊其为师，每来琼中采风、演出，总要提早一日或逗留一日，专程到王坏大家中拜访。俩人见了面，搬来两个板凳坐下，以歌会友一唱就是一整天。

在其他黎族地区采风时，每到一村，谢文经也总是刚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去找村民学歌。就这样日积月累，他学成了黎族民歌的“活字典”，改编、创作的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、《春米谣》、《黎家姑娘》等经典歌曲婉转、深情，数十年过去仍然萦绕于琼州大地。其中，又以他在1987年去五指山地区采风时改编的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流传最广。

谢文经生前接受采访时透露，这首歌真正走红，是在1989年。当时，有位商人要出版海南话歌曲磁带，看中了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。于是，他把歌词进行了修改补充，并交给原海南民族歌舞团歌手陈忠演唱，结果出人意料：不仅磁带大卖，这首歌还被改编成好几个版本，有独唱、有对唱、还有合唱等。再后来，为了方便传唱，普通话版本也应运而生了。

那几年，海南各地每逢节庆或晚会，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是必唱曲目。接待岛外宾客时，导游都会在大巴车上为他们演唱这首歌曲。直到现在，它仍然是介绍海南音乐文化的窗口之一。

“我省文化事业不断发展，但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不仅没有被时代淘汰，反而被不断继承发扬，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扩大。”何丕杰举例，在我省多个获得国家荣誉的舞台项目，如原创人偶剧《鹿回头》、大型歌舞诗《海南岛》等，均有《久久

不见久久见》的曲调穿插其中。

“久久不见久久见，久久见过还相见，天涯海角鹿回头，回头一笑留绝恋……”原创人偶剧《鹿回头》中的插曲《天涯鹿回头》，就用这似曾相识的曲调“唤醒”了观众的耳朵，也让这首古老的黎族民歌，重新焕发了迷人的光彩。

传播方能彰显音乐魅力

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曹量研究发现，黎族民歌几乎和黎族人的历史一样悠久，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黎语方言生成的语汇乐调。但自汉代以来，随着黎汉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，“汉词”（海南话）对黎族民歌开始初显端倪；到了唐宋以后，“汉词黎调”就已经被大量使用在黎族民歌当中。尤其是汉化程度较高的黎族地区，民歌用“汉词”来演绎更是屡见不鲜。

到了近代，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，黎族民歌又有新的发展。以革命的内容和昂扬的格调，取代了常见的如泣如诉的吟叹和抒情，“华丽转身”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武器。《五指山上五条河》等歌曲，就洋溢着坚定乐观的革命热情，表达了黎族人民坚强的革命信念。”何丕杰说。

曹量接着介绍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各民族都有歌颂党、歌颂新中国的“新民歌”涌现，其中不乏传世经典，“这不仅受文化大背景影响，也是当时的创作者们的真情流露。”这些歌曲之所以传唱至今，除了歌曲自身底蕴深厚、朗朗上口且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之外，还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优秀艺术家的挖掘和传承，“应该说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孤芳自赏，只有在传播过程中才能彰显其魅力和价值。”

他举例，耳熟能详的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作为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一个经典的段落，就是取材借鉴于在五指山地区杞方言的黎族民歌“五指山歌”，其音乐语言体现出鲜明的黎族音乐风格和特点，这是在大时代背景下涌现出来的“新民歌”。随着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在国内外的长演不衰，加上各种现代媒介的驱动，曲调渐已深入人心，成为了海南，尤其是黎族音乐文化的一张名片。

“民歌的原有生态其实是很脆弱的，需要我们去自觉地保护和传承。”说到这里，曹量透露几分担忧，“当越来越多黎族年轻人涌入城市务工、定居，愿意潜心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传统音乐的人也会越来越少。”

谁都不愿看到，黎族民歌——这朵带给中国乐坛诸多惊喜的民族艺术的奇葩，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曾经灿烂的花期。■